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二

序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二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選

陸敏樹生生叅閱

○○○○簡遠堂近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即其心未嘗不遜予

名豈因人重

要非得已

形勞意苦也
匙自媿自笑

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

作意剖發爲身心之累

笑啼不欲應以簡塵避俗爲宜

已遠乎且夫性孑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設世初偕而中疎則變素恆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設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素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所

人須有獨志不受强處

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强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息營豈孤高聊以清夢魂澹然心境澄筆鮮塵俗痕。

詩之簡者必不出于猥瑣細屑之人詩之遠者必不出卑冗拘株之士脩遠陟世第一義作詩自可稱第一籌。

隱出別字以評其詩

〇〇〇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儁才奇情孤習其於詩不甚劇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絶不挂於目與口其爲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與習獨時時稱說袁石公卽不甚劇心然亦駸駸乎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夷門博浪之椎椎今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往意不可一世者苟其人眞有慧性儁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之輕其少者旣不

伏下□之能明其短長

正是不俊不備處

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往之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倔強跳蕩之氣一無所出而時或發於夷門博浪之椎其無足怪世遂目爲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嘆也伯孔爲秦淮絕句百首不必論其所失處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中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爲伯孔而予閒戲指一二語曰此爲石公語則泚額汗顏曰噫固宜有小子不爲明詩何以遂有是予曰然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實子不

亦是後人

劇心唐以上之所至也予從此苦讀唐以上詩精思妙悟自無此失伯孔心開氣折明日與予札曰向聞子言甚善予細檢吾詩其處爲唐其處爲近人爲近人者抹殺之其處乃爲伯孔予序吾詩序其爲伯孔者而已予益奇其言壯其志夫伯孔之欲自爲伯孔者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而世莫能明以故其氣欲一有所出之其心折汗下於予者所謂意不可一世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夷門博浪之椎能奮於嘍啫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

之以子弟臣隷之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暇日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明將不媿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予將以折柬招譚郎視予言何若抑予又將有問也伯孔意每欲自爲伯孔覩此識力已不肯爲明人而尸

石公亦自得其爲石公

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子曰予誠楚人也夫不爲明人而爲楚人乎予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爲石公鍾子者則不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已作詩有識者不異人意願子廣之伯孔笑不答

先生心靈口快常恐出語易盡故其爲文每多伏案映帶以紆其情不則峽流山瀑傷其一覽即止耳

詩以抒己性情成其爲伯孔便足取矣劇心唇以上亦豈必動其聲容哉

人之無定識而徇聲讚之應痛懲

原是惡其襲而混之者非惡于鱗也

是又宜惡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所爲詩

褒餘于人亦不樂其舍己而蓄同于我

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絪藉頓挫沈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較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時有必轉。勢有必窮。但能開一時之風氣。亦不必苦抑前人也。論極公平。

叔敖衣冠。始而驚。繼而習。終而厭矣。學于鱗者。已非眞。況學其學于鱗者。不更遠乎。排擊者眞功臣。于鱗亦自笑爲不肖子孫受惡。

者使作衆人之知亦衆人耳何足奇

種雪園詩選序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憾此非致慨於天下之莫已知而姑求知於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心獨行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已而求之天下則亦爲有知已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子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閩之金陵金陵之楚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自壬子後始能爲

轉折出致

取精用物原是假道

可以知今之讀詩者矣

孟和始能爲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覘斷以爲必然者也然則王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王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爲而物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草木之滋去矣然全金石草木而爲藥可乎若然持大藥與人人不之識金石草木粲然在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王子前詩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爲富有日新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厭孟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

和寧爲此不爲彼曰知己不在是焉吾所欲知己而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和不答孟和問予予亦不能答

議論磊落末幅大善諷喻亦多蘊藉

此語亦不可無

還得本來面目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與予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予十年先予十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爲晦叔者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晦叔年未五十以視

高逵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候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一人自有一巳精神不必借材於人得爲晦叔固先生所喜也

遠不入于鱗近不入石公省却許多擺脫

苛亦因詩初非任巳大何苛

可由人情多誤

徐元歎詩序

惺論詩人罪其苛苛于今亦苛于古此物論也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斯之謂苛夫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恕於已而無損於人惺雖愚不爲也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惟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爲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者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一句之妙師之友之愛之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于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機候人問予

佻字妙因可自畫便是誤之

嘗恐作不了語令人作深

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求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篇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即可之義也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畫乎予于今古人無所不苛而獨以一可字畫元歎予亦何譬于元歎哉去歲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詩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而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爲可今來踰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寬

也其故可思也

不輕許可則許者必其可者矣且不許于先而許于後更見許之不輕文特靈活

序非無因

主意

〇〇〇孫曇生詩序

錫山孫曇生茂才者。少宰栢潭先生冢嗣。而吾師鄒彥吉先生之壻也。生有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又有出世之識。而粹然一出於學。其藏書富而精。與吾友趙玄度並稱。予過錫山。不及見其人。聞其言。讀彥吉先生所爲志銘者。卽其人也。其子出其所爲詩乞予序者。卽其言也。鍾子持其詩讀之。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始竟。竟而嘆曰。古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年者能待人者也。故人之年卽人之福也。待人而觀其子

器識

應存然一出

正學

孫爵祿之成者其爲福也俗而短待人而觀其文章器業之成者其爲福也淸而長人之無子孫無爵祿而獨有年年而得待其文章器業之成者俗人之所謂窮君子之所謂福也曇生年三十二而卒可謂無年矣然予讀其詩私謂曇生可謂無年而要不可謂無成其說曰人之爲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名入才入與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不復躁實之不復浮不待年而成者也待年而成者年未至

而詩聽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則不可止者也不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及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亦可止者也曇生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出世之識一無所見而一見於詩其融會鑑裁又無年足以待之宜其躁者之不能遽乎浮者之不能遽實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流無借無強無離無竭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以持其名其才其與而名與才與與不能自持故其所成異也年之爲人福也爲其能待人有成耶如曇生之文章

器業不待年而成則其無年庸詎可謂之無福乎予長曇生一歲束髮爲詩文今老矣獨有一子肆夏端慧精勤可託以世業十六歲而殤記其彌留之際忍淚執予手曰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獨一生恃文心力兒能存而守之今見曇生二子表其父之詩而乞予序予雖老而不死詩固未必其有成然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予之讀曇生詩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而後竟竟而嘆焉有以也

就無年立論委宛關發鶯聲咽柳嘹嚦爭新絲影

因風游揚盡態行文全以情勝

如遠山層出疊疊堆青然其脉絡迴環連屬不亂

韻詩序

四聲定於沈休文。爲沈韻近體尊之。古則否。唐以後尊之。前此則否。夫沈韻不通於唐以前。況四言乎。以沈韻串四言。以四言遍四聲。名曰韻詩。猝則右軍之筆。集爲聖教。章帝之書。寫成千文。事不相蒙。義例甚合。其體近白下胡彭舉創之。以寓其游戲棲託之意者也。夫世不難創此體。而難於彭舉之才之情之識之諸無彭舉之才情識。諸百七章中。必不能無斷缺補湊。雖創胡取焉。彭舉古澹閒遠。周覽冥搜。孤徃高

寄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不失爲彭舉夫風雅後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曹公壯去三百篇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諸體詩輕重古今出沒正變有王孟之致居白下爲衣冠翰墨之場而人或不知其詩知之或以其畫余亦知彭舉畫而最後乃知其詩余以此益賞其隱德昔魏陽元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夫畫與射俱通人所以自娛也余亦自托於知彭舉畫以爲差勝於阿

詩似有諷

鏞而已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櫂自命爲知彭
舉詩也彭舉名宗仁有知載齋集顧太史太初序之
而余題其韻詩百七章
清冷自韻
其序人詩文處多不似他人諛辭滿楮固不使所
最喜其善規避者

○○潘穉恭詩序

予己酉客白門已識潘穉恭詩癸丑舟泊江上有持剌逆予而舟已發者穉恭也丙辰與穉恭相見於廣陵又過眞州訪之於其家客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穉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穉恭且之燕始徵予序値予病然予病未嘗不序人詩也穉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穉恭詩憂近時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一脈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鍾子竟陵人也

予始遊巡跋蹐舌橋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近之公安諸君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陽歷下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言出于愛我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于警人傳之或遂爲口實元長之論是也頃穉恭語元長請爲削此竟陵之名與迹予序予詩以報予穉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穉恭生新安居於眞州眞州爲燕齊

吳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於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於酧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履無所不到不患於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於闚見之不博歌兒舞榭旅進射代不患於意興之不酬而稱恭以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有以溲其抑鬱不平之氣有見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紓結未了之懷留心邊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

所以交貧穉恭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願穉恭富有日新挫名匿迹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今之嘉樹林則穉恭之嘉樹林不曰新安眞州也橫山社則穉恭之橫山社不曰新安眞州也燕遊草則穉恭之燕遊草不曰新安眞州也予以一帙從穉恭後請告元長爲削竟陵之名與迹而日孳孳焉穉恭許諾

每見詩文序多不肯許人此則尤不以許穉恭特序已所以作序之意其集可知已

不爲乃能有爲眞詩人也

○○程惟德詩序

吾邑中夫人而爲詩也。猶粤之鎛。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也。予是以不敢爲與。而不能不爲詩非眞能詩也。非眞能詩而不能不爲詩。則當其意滿才窮。嘗有時乎不爲詩。雖邑中人或亦不罪予與程惟德之于詩。無時而不爲者也。甲寅惟德以予官於北。持其詩。陸行三千里而訪予。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若相避焉。今年辛酉。予官于南。惟德又持其詩。舟行二千里而南。予不能避也。然予以病後不敢爲詩矣。又

若相避焉予雖不避惟德而其迹疑于避詩何者以不能詩之人特以不敢爲與之故起而爲詩則其於詩也福德不厚機緣不深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惟德之未至白門也譚友夏爲之致書於予曰惟德詩可愛其人可敬君又得一徐元嘆矣徐元嘆者吳人徐波予已未遊吳所特許其詩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惟德胸中挾一徐元嘆以來謂予之必序其詩不知此二年蕭事也士隔三日時勢與願爲之一變況二年乎即友夏此語似猶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爲詩

也。且非獨予不爲詩而已也。去年予弟愷死。其秋予病亦幾死。元嘆遺予書。以生死事大。戒予爲詩而勉予學道。其言絕痛。元嘆忠恕人也。戒予爲詩。必以身先之。元嘆之不爲詩也必矣。而予又安能使元嘆詩乎。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予故於惟德一人之詩。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于相左。而不能不愛其詩。敬其人。是以又爲之序也。

先生爲文取致嘗別。疎疎落落之中。正見其不妄譽人。

嘗閱作文者。揚嫩頌德。類如俳人。塗面獻諛。良可恨且笑。高爲自巳位置。不輕揚詡人。予甚快先生諸序。

亦未必爾

是亦爲套矣

詩亦是化緣疏

雨後山嵐蹐風直往

〇〇〇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

是有識之士大夫

超處

更超

詩其詩處只以四字相貫觸而盡

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庚林子丘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着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子丘忽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淸便有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緖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

亦未必爾

是亦高論矣

詩亦是化緣疏

雨後山嵐斷風直往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幾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

是有[illegible][illegible]之上大大

超處

更超

詩其[illegible]處只[illegible]間[illegible]切實簡而盡

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庚林子丘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着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子丘忽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

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僧不以詩淸士夫不必以與僧遊雅非佾敬未解此俗也淸便有致還可以爲評

遠人之見

○○舟嶽集自序

丙辰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金陵始終於舟而岱遊在其中焉鍾子與譚子皆楚人楚之嶽曰衡曰嶽衡較遠至於嶽與譚子無歲不期無言不及譚子之欲自往嶽而不予待者一待予往嶽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嶽者亦一乃譚子之遊竟得衡鍾子得岱夫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而欲以約期往復之言求信于山水文章之間不亦固哉始譚子寄我衡嶽集鍾子不無內遜及自讀岱集而喜妙緒

佳言真不盡於一人一事也。然微舟則借遊幾不成。予其何敢忘舟。故斯集也。亦始終於舟之詩。而借記及詩在其中焉。曰舟舟獄集。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遊首。合刻之。

飄飄出岫之雲。雅有無心中逸致。

勝之者不惜助乎山水物象人事天時也

○○西陵草序

萬曆甲寅九月鍾子再過夷陵省座師雷先生家爲諸同門視其田墓事先與譚子期京山將從此尋太和舊約計遊事自西陵始而不意以此終之故其同遊詩曰西陵其山水物象人事天時非無足以入詩者及其所至而出之於詩其數者之氣似皆不能與詩對而詩常若勝之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蒙惠二泉乎玉泉之鐵塔之鑊乎三遊洞之峽乎覩世音畫像乎其他非無所知也蓋用我全力付之一隅焉

以古人自寫

故也鍾子語譚子曰吾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

雖其一隅將必有全力焉

野花寒條楚楚自幽

○○○○闈文隨錄序

闈文隨錄者。鍾子視閩學政時。所試三郡生儒之文。隨閱隨定。隨定隨發。隨發隨錄者也。故事督學試士之文。刻而行者。所當試士之地則然。他處則已焉。試士而身在其地則然。過去則已焉。身不在其地。與當其時。而刻且行之者。全錄則然。鈌則已焉。鍾子試士於閩。止三郡。以憂歸楚。數月矣。友人孟孝廉誕先。好其文而刻之。問於鍾子。曰。子錄閩文。名其文曰隨錄。隨之義如斯而已乎。鍾子曰。隨圓義也。淺深偏全在

用相[illegible]而真文不出

人之所會之夫士之試於有司也將求售於有司者將以狗乎有司之所求而有司之試士將才之衡而體之正亦必有所挾以求於士鍾子之教闔士也不惟不敢有所挾以求士而且深怪夫士之含所學以狗吾所求者嘗記闔士曾請於予文若何而必中予厲色答之其知有好不好文字不知有中不中文字

能知是文佳矣

正告諸生今寫其意所欲言力所能言機緣所不容不言者凡以士之應吾求者不如是則不真士有真品而後有眞文乃始因其才力機緣所至而後收之

人那得如

勿强士之文以就我於以養其氣而全其所守文靈之中而士習寓焉此亦隨之義而鍾子之所以教閩士者區區之念如此孟子曰吾今始得聞隨之義也厥意遠厥用大矣然則閩文雖錄止三郡子雖已去閩歸楚烏可不刻而行之也三郡者延平福州興化也

收拾無漏

考時承迎主司即其異日承迎上司承迎人主者也去躁去阿諛識即在衡文之中卓見定論

取意似平而實新是于眼前光景口頭語中作絕

妙詞者。

能如此可以無社

靜明齋社業序

鍾子觀於近日應制文章體裁習尚之變深慮其終而思目前補救之道莫急於社也然鍾子在諸生時爲文實不知有所謂社且試最不利姓名不出三家人亦無與爲社者以此亦自安之私計時義以題爲師以古文及先正名家爲友以心身爲衡爲鑑爲贄何往非社烏用羣居終日爲已而自聽其才趣學術所之服習既久亦復滿其所本有而快其所欲得如是是亦可以爲文矣此所論於一人文字之工拙而

社則可以兼善

誰爲爲之

於其中體裁習尚邪正眞僞之故關係世運者未之深思也何以明之三十年前士之所挾以自售與上之所求於士者淺深偏全不同同乎一眞故上之所取即士之所以爲法而士亦有所據以無疑無慾近之取士者稍有出入始而雜中而邪終而僞始而偶然中而以爲固然終而莫不皆然士雖有眞才趣眞學術相戒莫敢以其眞者應故昔日文之衰責在主司然至相戒莫敢以眞者應爲士者抑何量主司之淺而自待之薄也則文至今日士亦與有責焉何者

社所

是關係遴在
士

上取其僞士固欲爲眞而不敢下相率爲僞上雖欲取其眞者而不能今夫眞者可久僞者易厭上厭之而士猶相習爲僞至求一眞者不可得則豪傑之士未有愧且憤者也夫豪傑者能以士子之識力逆奪主司之好尚嘗試譬之如入海求寶者其人所賞識偏在明月夜光而海中所有盡砥砆魚目也雖欲取明月夜光而不可得也所賞識偏屬砥砆魚目而所有盡明月夜光雖欲取砥砆魚目而亦不可得也夫文猶海也衡文者入海求寶之人也士之文能使衡

以宂立

文者舍其所欲取以從我則邪正眞僞之關士亦不可謂無權而要不可責之一人也故吾以爲其道莫急於社社者衆之所爲非獨之所爲也吾友京山譚素臣以文章領袖一邑久矣法宜早達而屢舉不第私計素臣必稍匿其眞以從時及讀素臣之文骨力格趣如故而加銳加融焉深喜素臣豪傑有志之士値今日物極必反厭僞求眞之際其業未有不售者乃素臣之內弟夏無生少年發銅精進道上與其邑之同志十五人其文不同大要才趣學術坦然各見

社之妙在此

其天予讀之愛甚兼抱素呂如巢佺圖成等妙後依然金剛心中乾慧無生輩如未入信前已得無生法忍爲因地心三昧了義不外乎是而況文乎雖然天下事合則强而可以有所奪分則弱而不能有所勝吾故不願十五人者效夏子所爲而亟亟乎社之務講乃諸子已先得我心集其文爲靜明齋社業矣且非獨十五人而已也邑中志士豈無如十五人者一邑皆然推之一郡一省莫不皆然況今日之士子即他日之主司身當衡文之時人人持此一念以往何

憂今日之文章邪者不正而僞者不真其於世道士習豈小補哉

社業之足挽回風氣于今見端矣然所惜者恐猶未以真應也至始以標榜既相牙角尤甚惜之能如斯之以豪傑共嚮斯可耳

一社之立豪傑可獨方可衆以題爲師一股便已立定根脚便能以真奪主司手眼無徒恃衆也此篇中深意不可不識

此意最醒

世間之俗習

如吾正英雄

沈雨若時義序

唐重詩用以取士其工者內自快於巳外以有名於世因而得科名焉則其贏也明重時義亦用以取士其工者得科名因而內自快於巳外以有名於世焉則其贏也贏者數外不可必之物得固欣然失亦有以自處之謂也要以科名之在詩與在時義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謂內以自快於巳外以有名於世者在詩可必而時義則不可必也故詩如李杜可以布衣終其世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則退

所爲精心也

品定不張

而無以自處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者誠未嘗確然見其人然其得之者固已有不可言者矣得之者有不可言世遂疑王唐之文反未必得相戒不敢爲王唐之文而其文始絕於世嘻其甚也吾友沈雨若高才博學奇趣深心善詩而工時義然而恒瘠病幾不能就試就試矣吾爲之喜已而試不中吾私爲之戚雨若亦若有怏怏者予爲廣之曰夫時義之工不同有工而不必得者深險精核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必不得者高華奇肆之文是也有工而必不得者幽

自淨于心
心空不累
不亂

寒艱促之文是也有工而必得者靈暢溫秀之文是也子之時義機靈而局暢氣溫而色秀未嘗操必不得之具子何憂焉子不嘗作詩乎子不以子之窮罪詩而獨怏怏於時義者何也世不以詩取士故也時義之於科名有可以得之之道人遂有必得之心因是以有不得之怨夫時義之於科名工者不必不得怏怏於不得者不必得而反以不工譬若以作詩之心作時義期於工不期於得吾見子之文日益工而卒亦不必不得觀子之文近春夏而子之意常涉秋

冬夫春夏者通之象也秋冬者塞之象也養子之爲春夏者以待其通去子之爲秋冬者以勿疑於塞爲子計者不亦兩得乎雨若曰吾非快快於文之工而不得退而無以自處也吾所爲怏怏者念吾幼而孤倚祖爲命間關教養集蓼茹蘗今齒長矣長此安窮前後顧影私心不能無少望自今以後者得失一勿敢問專待子敘以不朽吾文耳夫得失一勿敢問而專待一序以不朽其文此正吾所謂以作詩之心作時義者也予得之矣

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正是此旨。
詩以窮工。制義或不爾。終以得失心勝也。故太深
規之。

○○文天瑞詩義序

詩之爲教和平沖澹使人有一唱三嘆深永不盡之趣而奇與工博之辭或當別論焉然秦詩駟鐵小戎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較獵諸賦所不能賛一辭者以是知四詩中自有此一種奇與工博之致學者不肯好學深思畏難就易繫託於和平沖澹以文其短此古學之所以廢也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沈之思其所爲詩義葢猶有秦聲焉然有寄情閒遠託旨清深又使讀者想見其蒹葭白露在水一方不可

遠近親疎之意天瑞之爲詩義。蓋聊託於駟鐵小戎之音使世之學者知有此一種之詩以廣夫畏難就易者而已矣而和平沖澹之教卒不失焉是則天瑞之所爲詩義也。

秦聲二字足蔽太青。

不成一奇便膠于一而不足奇

盡李超無也自是一怪

○○○李生時義序

夫以李子而肯爲時義奇矣以李子爲時義世必以爲欲奇歷落潦倒冒拔似其爲人乃李子顧有時詳言安步喜爲儒生誦說故李子之奇於爲時義也奇在乎不盡出於奇也使李子必以盡出於奇爲時義則亦李子之常耳烏在其爲李子時義哉梅子庚曰李子時義勝于詩談又勝于時義李子有怪才僻骨其出殺起止大要與世不相蒙李子年才二十五六青衿緇鉢秫韋筆墨之徑屢遷易而不爲煩速徙返

而不爲幻其脚跟面孔種種兼人嘗戲謂李子得中壽計無復可着之脚無復可換之面應取前段行徑更番數過耳且世界中又烏得無李子介乎前者且有無限不快之人與不快之事言之則傷體忍之則衝喉李子時以憤誳狂憨之致發之此時笑哭不得喜恨俱難即李子何利爲之徒以談說爲周愼君子服勞代慾博旁觀者一快此時覺世界中着一李子不厭其多世之不能容李子與不欲取李子者大底皆周愼君子夫周愼君子又烏得無李子徒以一言

蔽之曰偏耳李子而不偏世亦烏用李子爲哉與其僞也寧偏然李子又能以儒生誦說爲時義由是則可以盡其怪才僻骨而有所不爲李子安得以偏蔽之夫士之爲文作事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者賢者固不可測當別有一副心眼對之李子自有倉朏問劍二集有序之者余不論其人其詩論其時義嗚呼又烏知余之論李子時義也非所以論李子之人之詩也

直是論其人耳其制義則無奇

急流破沙。迢迢自遠。

○○劉生制義序

予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於予者然予於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既以文請於予則其譽之也必悅即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穆卜常願其佳而不欲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爲罪然或因吾言而內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大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之道利用譽而不利

於規然使其文眞可譽吾亦何必規之以求罪也伯宗兼此數者而出之以虛心不以予無所知千里外殷勤啓請至再至三由是雖規之諒不予罪之乃伯之文斟酌才法影畧情理種種佳處雖欲不譽之而不可得使予有賞心之樂而又得免於違心之慚伯宗惠我已多嗚呼此固予之私禱穆卜於四方士而日日以幾者也

如歷罶梭盤旋自遠

拈弄規譽二義如組如舞

高信王時齋序

學者以時義取上士之見取者不必其皆至也必皆至而後見取上之見取者其與有幾哉上之見取也易而時義之求其至也將何則取者命至者文然不知命則其爲文亦必不能達其才之所能如此與其意之所欲如此以求其所爲予今上之爲文以爭取者其文原求至也一不售以爲吾文已至而不見取則亦不處其至相與爲苟且卑淺之文以應淺乎一取嗚呼此雖論文也其爲文之意何如哉文體士習

之所以日壞者。大要皆此一念爲之也。吾友蕭伯玉。以文名世久矣。丙辰捷南宮。明年壬戌治裝入對。寄其所爲騁義於予。予得觀之。欲有所奇於其格。不奇不已。欲有所精於其理。不精不已。欲有所厚於其氣。不厚不已。欲有所奧於其詞。典於其事。不奧不典不已。予爲文非惟不能如伯玉之奇之精之厚之奧之典。卽能之而有所不敢。其不敢者何也。意亦以爲文之至者。不必其見取也云爾。由是雖不敢爲苟且卑淺之文以求其見取。亦不能不調之使和。收之使近。

自命當如是

其人亦可以特哉

然予之偃蹇諸生世莫能有過焉其卒見取者豈詞之使和收之使近之效哉其亦曰吾命而已伯玉之意以爲文之見取者不必其至至者亦不必其不取至而不取而吾之文自在也然伯玉之見取也與予同而其早得過之伯玉恭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伯玉之文之至也夫一時義耳必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至也則其至可易言哉取而不必至至而不必取不得不歸之命矣其悼惜深哉

精奇厚奥。斯文已具其槩。

大倫[illegible]事人
學能[illegible]

塵生制稅序

謝太傅問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答云一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堦耳此孝友至性人語也夫子弟誠不易佳佳矣而非有父兄孝友者以居之則亦不知有佳子弟之樂予先世篤於兄弟蚤三世同居予有弟四人皆頗才而中道失其二此則予孝友不至之報而予同年塵君啓終鮮兄弟携其從弟君騰官刑曹五六年須臾不忍去身予初見君騰時年可十四五瞥婉可念君啓教養婚姻父之師之友之

叙兄子弟所相遇而家成

又二年。見君騰氣英而純。神朗而淵。骨秀而實。所爲應制文。闈入吾輩堂室。君啓輒舉以示予。芝、蘭、玉樹非、唯、植之庭、階、迨其扶、疎、森、挺。且引客共賞之。何者孝、友、至性。始、知、有、佳、子、弟、之、樂、也。子與君啓同有愛弟之癖。然君啓有弟一人。而不勝其樂。予有弟二人。而耿耿負痛。自無而有。與自有而無。予與君啓所遇有幸、有、不幸。而其、不、失、爲、愛、弟、則、一、也。君騰又贈予詩。波瀾老成。有小子自矜。曾御李阿兄常道不如伊之句。從此法古匠心。好學深思。當以詩成家。昔張九

眞樂所在

齡之於孟浩然王維之於錢起李頎之於皇甫冉岑參之於嚴維於詩分三唐而皆獲同時作詩樂當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少此一段不得況自其家有之乎然非君啓不知有佳子弟之樂非予不知君啓能有此樂以是知父兄子弟間能有讀書爲文之樂忘窮而忘老者皆孝友至性人也

至性人能說至性話

說至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則樂誠不易樂誠足多矣

若問旁人那得知

〇〇〇隱秀軒時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喜者正不佞所欣然

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索解人不得祇有冷煖自知而已。彼以成敗論人者不可省夫。

荷珠下瀉圓緊瑩淨。